適適齋文集

魯川先生所著微尙向齋詩初集四卷余辛酉秋旣編次授梓矣先生旣歿之五年余差次晉陽過先生族兄芷江廣文爲余稱述先生之志行相與欷歔歎息已又出其適適齋文集二冊俾余論定時案牘紛迫弗獲從事棗梨因郵寄都門交家伯子校定付梓並先生皖中所刻微尙向齋續集亦亟梓之統名曰西喻山房集蓋緣先生齋額之舊也悲夫先生之所欲論著者蓋尙有待而今所遺止於此豈不惜哉其文凡四十篇潔淨精微皆可存者昔柏梘老人論文言曰言有物言有序行文之道盡之矣先生之文殆無媿乎烏虖先生不死矣同治九年七月洪洞董文渙

適適齋文集目錄

卷一

適適齋文集卷一

代州 馮志沂 魯川

書馬丞齋藏德圖記後

睿皇帝之十八年奸民弄兵於滑倉卒變起遠近震恐故城鄭家口當水陸衝商民洶洶相率避匿馬君丞齋官其地聞變集眾喻以大義咸願聽命乃捕誅爲賊內應者出貲置器械籍丁壯親教之躬率子弟執弓矢爲士民倡越數日流亡者稍歸邑賴以安更旬餘而大府召募鄉勇之檄始至事平以賊未至敘功不及而故城人爲君繪是圖且爲之記余與其孫友得是圖觀之并識君像須眉偉然

奇男子也夫官無大小誠謀國事如身家事無不可爲者君以巡檢官一方守土之責視州縣爲輕獨能激厲忠義爲一邑屏障令海疆用兵已三年士爭欲乘時効能自致通顯而魁奇昕異如君者惜不當是時而生也君之遺德故城人至今戴之不衰諸孫皆賢有文能其業君固可以無憾然余益歎惜之不能忘固不獨爲君慨也

劉南圃六十壽序

庚子春劉甥幹亭來謁被服儒素進退恂恂然與語甚練習世事幹亭年少席豐厚而意識與尋常富家子弟殊異蓋其尊人南圃先生所修於身而教於家有過人者先生幼穎異甫就傅輒有才語爲塾師嗟異未冠補弟子員遂貢成均援例得翰林院待詔後以　恩例晉通判封贈二代遂歸養親不復仕性慷慨好施予有貸其千金出行賈者折閱且盡不與較嘗拾遺金坐待其人還之問姓名終不告其居鄉行事多此類遠近以長者稱今年春幹亭以先生命援例爲知縣臨行過余且以先生壽六十求序於

余余惟序有贈言之義而先生碩德懿行無俟於余言故將有以爲翰亭告翰亭所得官知縣也知縣易爲邪不易爲邪今世之士方窮居無升斗祿使爲知縣則無不欣然樂就之彼其意中所迫待於知縣者不可知其何事及既爲之而才窘於事力詘於勢並其意中之所期亦往往不獲償則人以州縣爲必不可爲夫至於知州縣必不可爲之時則雖欲去之而無及矣然州縣固非不可爲者也惟其始不知其難爲也而輕爲之故一旦陷於其難而不可復易今先生所居官淸散閒適未若州縣之難爲也而未久即決然舍去況如知縣者而不知其難哉知其難而決

然使榦亭就之則夫朝廷所以設是官之意與百姓所以望是官之心必爲榦亭告之矣古名臣起家爲縣令者不可枚數榦亭勉之吾知其無難也昔歐陽詹去其親側宦游京師韓公無譏焉人子一生出處難易非自擇而爲之凡以樂親之志而已榦亭誠知所任之難則足以利民於一方他日官愈進所利愈多先生㕔而樂之壽益未有涯矣故於榦亭之行書以貽之使歸質焉以爲先生壽

送余小頗先生出守雅州序

志沂幼失學自應試文外無所措意通籍後始爲詩又好隨俗爲纖靡之音戊戌春於友人所見小頗先生文求介以見因呈所爲詩先生塗乙過半心初不能平徐取古人詩讀之乃始惡然媿汗悉取舊作焚棄之自是有作非經先生可否不敢以示人先生所居去余居僅十步時沂初官京師吾母不令多結客顧雅重先生每先生至吟嘯聲作輙輟刀尺以聽入必問曰書舍客余君耶其吟聲吾耳熟之矣先生嘗爲吾母壽序亦舉此蓋是時兩人無日不相見恆自朝至莫不去飯至即飯其飲饌未嘗豫戒家人

其坐次酬對一惟意所適未嘗爲主客禮他客至多瞲然怪之而吾兩人者但知相見之爲樂不知人世間有是非毁譽與聚散離合之足感也後數年先生移居益近而官事及人事益繁沂亦稍以職事見拘兩人恆旬日不相見然每讀書有疑及得拗解必以聞兩家童僕日或三四返今先生膺　簡命出守雅州去京師數千里同人皆喜雖沂亦幸先生祿養之逮其親而稍行其志也顧自以業不加修而去其所資以處者意惝然不能無悵悵古人云何以處我今乃知是言之有當於人心也

意質而神氣斂靜此已成體之文視鄙作爲高矣　王拯

注

游翠微山記

甲辰九月與勵泉子山雲芴集公廨余及子山勵泉歎居京師久未嘗至西山雲芴欣然願爲導期翌日過其家偕行夜大風展轉不能寐遲明風息日禺中子山來同過雲芴飯待勵泉日昃乃至出城西北行十餘里日漸暮野色四合氣淒愴恐人雲芴指山下浮圖曰靈光寺也趣輿夫急趨之至一村路岐出不可識僕坐車上呼行人問之謾指曰西遂西南行如五六里路愈坦而顧所謂浮圖者反在後復遇一人下問之則去黃村不遠矣急折而北望浮圖行幸星光下可辨南北初更至山麓憇寶安寺俗所謂

何家庵也相顧懊甚欲即寺中宿而雲筠已先遣人以酒食臥具至龍王堂蓋山之絕頂曰寶珠洞去山下六里有奇龍王堂居山半去所憇猶三里許前所見浮圖曰靈光寺者與寶安南北相直皆在山之東麓自此以上僅可步乃秉燭相扶掖行亂石間夜半至龍王堂坐小亭泉聲淙淙出其下山風颯然竹樹摩戛作響相和寒甚乃就臥未久星光映窗作曙色雲筠遽呼諸人起天明同上寶珠洞僧出迎樸野有方外意因山為榭俯瞰無際洞後崖甚峻望不見蹊雲筠廝泉捫蘿攀葛以上余與子山不能從坐寺門待之北望昆明湖如半環樓臺如粟浮水上頭之子

山復與二君游秘魔崖余獨步歸龍王堂復坐亭下松桂幽翳日不下漏意於避暑尤宜也亭之前爲方池有泉出西廊堦下爲瀑入小池復引以竹入池立石承之朱魚數百頭見人不驚亭後有閣曰臥游可望遠日午三君至遂偕歸至山下望寶珠洞寺墻若甚近而龍王堂反不可見是行也往反一日有半途七十餘里車中頗簸幾一日入山之夜晦無所見所得游趣蓋少寶珠洞後山及秘魔崖余又以足茶不得往蓋所得視三君尤少然獨得徘徊臥游閣下者半日如讀異書熟玩不厭則余與茲山靜對時尤多也夫游之樂常得於勞而余顧好逸而自足焉恐終

不免爲山靈所笑也

亡友伯蒼哀辭

君姓章佳氏諱慶霖字伯蒼滿洲正白旗人有異慧讀書一覽能記好爲高論自喜書必鍾張二王文必馬班詩必三百篇漢魏下逮唐之李杜而止它不屑覩也然實有深造孤詣非僅得其形似而已性剛好面淩折人遇志趣合者即折節與友惟恐失其懽才氣警敏遇事轇轕迎機立解官刑部二年中以候補主事至員外郎提調律例館會有疾長官惜君才懸其闕半年不以補人有爲蜚語訹君者謂君必速罷去不且疏劾君君病亦日劇數月遂卒年三十六嗟夫名位盛則傾軋至從古以然無足怪者獨君

之受知長官比歲驟遷皆其才所自致非有所害妨於人而必交扼之使一蹶不復起及其既没思君者宜釋然以爲無復與爭而讒謗之口至今而未息已可悲矣君引疾後已泊然無復仕進之志天又遽摧折之不假以數年使益治其書翰詞章以自見於後世則尤予之所深痛而大惑不可解也歲戊戌己亥間君嘗爲予述某君之言曰若馮某能不飲酒不爲詩吾當力言於長官余謝不能君意若不樂久之乃與余交益親嘗偕一友過余案上簿領與經史相雜友笑以爲不免俗君曰子大誤居是官而汲汲求去之者乃俗爾循分治文書何謂俗也每廣坐中有議

余者必立解或忿與爭以故忌君者往往遷怒余君之弟子厚告余曰吾兄官刑部時於同官無所言自識子後則惟言子不去口而已嗚呼余之得此於君誠不知其所以然然余之悲其何日能忘也爰爲辭以誄君曰

嗟余之疏頑兮自君之亾而愈以自堅彼惡我者烏能擠以卻兮如君之愛我而猶不能挽之使前余自覩亦不見其可好兮君及傲睨一世而余賢咸此意其難默兮非以文之可傳惟陳詞之無愧兮靈其鑒於九原

醕質無一客氣語　拯注

松閟閣詩鈔敘

吾友伯蒼既沒其弟子厚手一編示余曰此吾兄病中所手錄也受而讀之爲詩百六十篇而憂時感事之作居十之九壬寅秋撫夷事定君爲詩紀事洋洋數百言其神理音奏駸駸乎入杜之室矣自論者𣁋爲無病呻吟之說而詩人之居下僚而蒿目時事者例目爲狂怪不祥嗟乎一命之吏苟惓惓於國家民生之休戚不得以出位議也況其爲勛舊之裔邪然士大夫方以循默爲明哲凡君所爲隱憂者皆心知之而不肯言而君獨大聲疾呼以從其後則君之一進輙蹶不得行其志且夭其年以死而不爲世

所嗟惜反更見快亦其宜也余初識君時海內無事君顧私憂竊歎若不可以終日未幾而夷事起迄於事定而君獨抱其隱憂以終今海疆偃兵已三四年距君之没亦年餘矣中外宴然無鈴柝之警蓋聖君哲相所以弭患於未萌者非尋常意計之所能知則君言宜其不驗然遂謂君爲狂則不可也聞君錄是編時疾已殆鼻血涔涔下左手持盤承之右手執筆不少輟小楷精好如平時嗚呼其可悲也已君姓章佳氏名慶霖文毅公孫於文成公爲五世孫松岡閣者君所以自名其齋也

中數行精悍後幅敘事沈痛　拯注

書王少鶴戶部須碪課誦圖後

乙巳冬十月王君少鶴將就婚河南且將迎其寡姊於廣東以歸柳州瀕行出須碪課誦圖示余少鶴自爲記甚悲盡述姊氏之教而作也少鶴年甫三十少於余一歲而所業遠過余余性疏惰每見其一文得數日砥厲少鶴之將行也友人程生告予曰王君歸殆不出矣余謂不然以少鶴材氣天下事宜無不可爲或屏棄世事壹意於作者之林亦必能立不朽之言以顯其親於後世然予觀古之立言者苟非功成名遂之後則必蓄利器久不得施與世磨厲至於既衰乃始退處於寂寞之濱以自適其意少鶴之

齒與時俱末也夫少鶴賴姊氏敎以有今日居京師數年未嘗一日忘誠不能無歸以慰其志余與少鶴雖不欲一日離而無以尼其行也願使少鶴以方壯之年伏處山澤爲文人以終則豈其姊所以敎弟之意哉則少鶴之歸而行且奉姊以復來京師也請卽以斯圖卜之

僕此行言老甚欲止之而知不可顛頓荒忽頗爲平生悲悔言老久歸道山而不才已將老而不可爲讀君此文惟有媿歎　拯注

書張端甫遺稿序後

士閒居時有朋友游從聚處之樂其治學也又得砥行能文章之儒以為依歸此其樂宜舉天下快意之境無以易之卽稍有不快者亦宜無足槩吾意乃如是而憂有終日不能釋者則其憂必非尋常貧賤困阨之外鑠於吾身而師友之助亦窮於力之所不能及此吾友張君端甫所以恆於憂而竟以憂卒者也君於梅先生親受業為弟子歲庚子於友人家見君科舉文驚歎以為非今世人及從梅先生游因得識君君頎皙而癯與人語若不出於口而作為詩文深鬱有奇氣君齒稍長於余余自謂才不及君同

人亦皆見謂不及也時君寓邸舍去余居甚近暇輒相從談飲無虛日未幾君從某觀察於河南年餘以事至京師余過之詢近作文君曰論語入則孝二言終身不能行之復何心治文字越日述其語於先生先生黯然為言君生平所隱憂未嘗以告人者且曰以端甫而所遇如此吾甚喜其能進於義理以自勝也既而曰端甫之憂非人情所堪即強自過抑庸遂愈乎是年君復之河南今年夏復來京師至即病數日遂卒君之來以至於卒余未及知後數日先生以君之訃來始得一憑君之棺且以序遺稿者見示君初工為俳偶藻麗之文後棄去繼乃并如今所存者

亦不復作今所遺者才文數篇詩數十首而已然猶幸其有是而知君者得自信其言於後世不然是特一士之不遇而早折者耳烏知君之才實有過人者如是而先生之言之非阿好哉君没京師親屬無在側者獨侯君子勤視藥棺歛卒致其喪於南復與秦君澹如刋其詩文歸手稿於家以端甫而得此於師友固可以無憾然此固師友之力所能及者也能爲之計於身後而不能寬其生前之憂宜先生序之而有餘痛也夫

深悲文境凊冽自震川來而又小變　拯注

此以前數文大都皆經言老賞鑒者讀之彌增感歎不

置拯又注

吳氏老僕雷沁源傳

老僕姓雷氏余姊家僕也無兄弟妻子無名字以其本沁源人悉呼之沁源云初余姊夫吳千樓官襄陵典史使老僕秣馬馬輒肥千樓卒其尊人拔三翁方官清河老僕遂從眷屬之清河有稅吏司之使老僕監焉偶從稅所歸狀若迷惘時向隅喃喃語一日晨起持錢四千跪主前搏顙泣且言曰奴當死前日某吏以此錢與奴不知其意何也畏主人怒不敢言今數日不能寢食甯昧死告主人言已叩頭泣不止主人笑仍以錢畀之拔三翁卒老僕又從余姊之京師老僕性戇口吃每語目眶上下動久之不能成

一言親串家嘗狀其言動以為笑樂使市物得物少則出已錢益買之歸夸主人謂京師人不我欺也余嘗飲姊家天寒夜深聞老僕嗟怨呼之前與少酒肉輒喜躍曰二舅爱我善撫小兒小兒見輒啼呼從之余兩甥之幼也皆老僕抱之長甥生子老僕又抱之今年長甥之子三歲矣而老僕死鄰里所嘗見侮笑者皆嗟惜之老僕死以道光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是日奔走如平日日昃稱腹小痛不及藥而瞑葬京師城南馬家堤余為書碣曰青陽吳氏義僕雷沁源之墓

眞淨之至置震川集幾不能辨源自史公拜倒拜倒　拯注

此文與後書吳佳安人事一篇可見作家成體獨得之境又佳

贈楊生序

楊氏爲靈石巨族世挾貲居京師豪者飾車服選聲色爲事謹厚者持籌計盈絀而已獨楊生之父壘林以好結客耗其貲之半尤好與文人游一時知名士如道州何君子貞吾鄉張君石州輩或已有聲朝右或布衣著書一皆折節下之家有園亭花木幽邃暇日招致文士談讌商榷今古生兄弟侍立聽或終日不命退又讀毛氏汲古閣書而慕之日求古書善本未行世者鳩工刻傳之以爲常其族之人或訾且笑謂其貧可立待未幾以鹺務告絀挈家歸自經紀之留生京師從某君受學師約之嚴自時藝試律

外不得窺古籍生顧時時私過余至則袖出長紙細書經史疑義數十相質爲檢本書始末剖示之則大喜獨以不得朝夕從余游怨悵見詞色今年秋八月生得父書趣歸來辭余且曰某之父留某京師數年矣今無成而歸重爲里黨姗笑奈何余曉之曰以子之父所爲天道苟有知子兄弟必有能讀書者世俗謂素封之家有子弟喜讀書家必中落直妄論耳天之愛聰明文學也常甚於富厚其所用報善人者惟是爲最優二者之能兼與否則命也要之富不可必求而讀書者吾之所當有事世之始富終貧者豈盡讀書哉且子亦知向之訾且笑者其家之己事何如

哉自子之父歸也吾聞其務儉約自苦而好施予如平時天或者將使有令子能讀書而並使之終復舊業也是在子兄弟之能負荷矣乃次其語書以遺之竊附於古人贈言之義生倘不迂置之也

集中文之最平夷者　收處意極周至而尚未極昭融之致　抓注

書致經堂記後

古之學者一而已後世之學何多岐也昔孔子之門有德行有言語有政事文學有狂有狷一皆奉聖人爲依歸惟子夏子游論議時不合亦未嘗箸書相非也後之學者何異是也曰時無聖人故學術莫能相一也聖人沒而遺言在於經苟求諸經則亦何爲其多岐也曰不求諸經而專己自是者之蔽也世之公患在士大夫不悅學而一二才俊之士又不惟經之是求乃沾沾曰吾漢學吾宋學也百工技藝之人術業各殊其志於巧一也學聖人者所從入各殊其志於聖一也吾未聞百工技藝者之相非也今也

志聖人之志學聖人之學而乃慣焉操同室之戈自爲吾道樹之敵則經之不明學之不振非佛老楊墨所當任其咎矣年丈孔君穊山以聖人之裔而有志聖人之學其學無所不窺其與人沖然而善下顏其堂曰致經屬同志爲之記沂最無似不敢質言經之異同與漢宋諸儒說經之得失竊謂方今經學大明六經之籍家有之無所事致亦惟致漢唐宋以來諸儒說經之書而無立輕重於其間庶於君名是堂之意有合也夫

持平之論能包舉一切而仍歸簡淨　拯注

程友石墓誌銘

咸豐三年四月黟縣程生鴻詔試禮部報罷將南歸手所爲其父狀請爲之銘生爲人敦篤好學與余游最久非以虛美誣其親者其母張宜人又與余爲從中表兄弟知其家事爲詳雖不文不敢辭君諱式金字友石曾祖某祖某父某君少從父游京師入順天大興縣學生中嘉慶庚午副榜充教習中癸酉科舉人庚辰成進士以知縣官四川歷攝璧亭遂甯縣事所至民戴之如父母補高縣知縣故大學士蔣公攸銛時爲四川總督以君治行第一奏調華陽又署宜賓宜賓瀕江多盜時出劫掠爲患君出貲募兵

役明賞罰又使盜得自首化頑爲良民以太和總督陳公繼薦之又調成都君勇於任事自以讀書受國恩期事事無負其爲成都嘗兼攝華陽首邑事劇猶時微服行鄉野詢民疾苦治公牘漏下不少休同官某君貽書謂精神如貨財宜節嗇用之君善其言然爲之益勤又以總督戴公薦升敘永廳同知丙戌六月丁父憂歸以積瘁哀毀致疾次年二月卒於家年四十有六初君被薦入京師蒙

宣宗皇帝召見溫語久之道光庚寅特命君爲甘肅知府而君前卒已三年矣嗟乎士貴爲天下國家用顧或蓄幹濟不遇於世即遇矣或阨於時勢不得竟其用一試輒

斥者比比也如君者可謂用矣遇矣能獲乎上以治其民矣天又不假以年使可見者僅此方君知成都時歲大旱民洶洶欲爲變君請於上官行平糶法民賴以安提督桂涵語人曰程君在蜀可當一萬兵也以君所爲非有奇怪動人耳目者而桂君稱之如此夫變之生也必於至微粵寇之始亦不過數十飢民聚衆抗官吏得一良有司可指顧定而乃破城殺官吏以十數轉戰數千里歷時三四年徵調半天下環寇之師二十餘萬靡餉數千萬而事未有定使其始得如君者十餘輩落落布天下使天下享無事之福而已不居其功豈非斯民之幸哉則君之不年固不

獨蜀之人與嘗知君者所其悲惜也已君先娶汪宜人柔順知大義生鴻詔而卒繼娶張宜人四年而君卒宜人撫孤三十年以婚以宦以知名於時鴻詔官雞澤教諭迎養甫一載而宜人卒鴻詔言此尤悲也宜人仁孝有士行詳鴻詔所爲家傳中孫二人某某銘曰

天佑循吏不於其身其克負荷在後之人程君在官民所怙恃久治蜀民惟飲蜀水世尚廉吏其失則苛或臨民生以滑天和君之臨民煦煦如母士寒而才推轂恐後是宜食報耄耋金紫胡不憖遺滅性以毁君有令子辱從余游不鄙余文俾以銘幽林宗墓碑不愧其實千秋萬歲永視

此筆

文氣濃至沉厚無一閒句剩字故是作者本色　中段

薰染於言老者深得其精悍而不自覺也拯注

兩程志傳皆傑作也又記

送朱伯韓序

國家懲明之弊制士大夫居鄉者不得預公事諸生不得上書言時政得失故今之號爲鄉紳者莫能以威福暴鄉里而勢旣處於積輕一旦有事欲出其身爲桑梓捍災患官吏皆得掣其肘而莫能以有爲軍興以來勸捐勸賑所在皆是官吏不能得之於民則使鄉紳任之富商大賈備賄胥役自免而不顧公家之急鄉紳任其事者覓假之則官吏怒其不我助操之蹙則其里之富人皆讎視之故士大夫居鄉者在今日尤難其膺　朝命司團練者提空名於官民之間則所處愈益難非其立朝大節有以深服乎

官吏之心而素行信於鄉里者莫敢出任事强任焉亦無不僨敗者吾友朱君伯韓道光中官御史以直著稱與蘇君賡堂陳君頌南號三御史旣而各謝病去　今上初元三御史皆召而君以居母憂未及赴未幾而粤事棘大吏素知君虛心任之君亦不以避嫌自便佐城守再閱月驅不習戰之民撫餉之卒與必死之賊爭一旦之命桂林卒完　天子嘉其功以道員用　賜花翎余初識君在戊戌己亥間時海內無事兩人居並門日相從談文字甚樂也丁未歲君歸粤比乙卯君以謁選再入都余方居憂里門丁巳服闋至京復得相見盡與君游處十年別亦十

年君詩文益工意氣不減曩時而鬚髮白矣問其在粵守城事笑不答今年春君以資用竭將出都又當與余別余與君相知以心不以迹近遠離別之感無足言者獨以君官京師所樹立如此居鄉任事之難且效如此 天子所以褒賞之如此而乃需次兩年不補一官而今且將去京師而為客也是孰使之然哉是孰使之然哉

前半如春潮之驟至其氣歎薄神似昌黎入後嚴密周匝似南豐 拯注

董靜軒封翁五十壽序

嘗讀洪範之言五福疑壽富康甯制於天者也若攸好德則人力可勉而致者也而並稱爲福何也及詳繹其義以爲福降自天而凝承之者人苟非其人則其壽且富也將無以厭乎人人之心而其所謂康甯者亦適逢乎氣數之偶然而非天之栽培於不敝故攸好德一言在五福尤重今觀於吾友董君尊甫靜軒先生而竊信斯言之有當也先生爲吾晉淇洞著姓世以孝聞有　旌表孝子曰敬亭君者其大父也先生之子麟與志沂同官友善言先生行誼甚詳麟之言曰家君幼讀書有大志早餼於庠應試婁

薦於有司矣以先大父老遂棄書治家事先大父安之及居憂念祿養己不逮遂不復仕志沂曰此古義也賢於歐陽詹遠矣又言先生治家尚樸素生平無聲色車馬衣服之玩而慷慨好施予族里子弟穎異者貧不能讀則延師教之戚黨告貸者無不周也族之貧乏者給以田橋梁道路賑飢平糶之義舉無不倡也志沂曰晏子有言嗇於己不嗇於人謂之儉嗇於人不嗇於己謂之吝嗇於人幷嗇於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行也若先生者其諸嗇於己不嗇於人者與麟又曰家君遇郡縣勸捐必首先倡應得　恩例不自予並不以予子孫而悉推

之戚友志沂歎曰　國家遇水旱災歲有蠲緩　朝廷憂民之心天下所共見也而軍興十餘年頻費無紀勢不得不取之於民而其取又非若前代之練餉加賦束縛而驅迫之也美之以奉上之名榮之以官與祿而慕向者少豈奉行者之未盡善與抑從義好善者難其人與夫郡縣取之富民而不應則將取之貧民貧民不聊生非細故也如先生之所爲非獨好行其德也殆眞通達治體而以　國家天下之事爲心其可以風矣麟因進而言曰今年六月某日爲家嚴五十壽子盍爲介壽之文將書之錦志沂以爲如先生者信所謂攸好德者也鄉之人已尸而祝之矣

天之福其身與家者又將過於人之所祝令子官郎中子之兩弟一以進士入翰林一以優行貢國學先生年方艾將益以爲善爲樂而迓福於無窮又何俟於祝嘏之言雖然導揚盛美以垂示來茲者子弟職也請書所聞於子者以爲壽

孔夫人墓誌銘

咸豐七年六月吾友劉君蕉坡奔其嫡母孔夫人喪於山東以毀卒越五月其孤某乞其同里王君霞舉爲夫人行狀而俾沂爲銘蓋蕉坡志也按狀夫人姓孔氏系出　先聖祖某始自曲阜徙居陽穀父某候補府經歷歸吾鄉誥授通奉大夫加道銜工部營繕司員外郎竹圃劉公爲繼室通奉公以無子多簉御夫人之歸也蕉坡生母李太恭人已先歸夫人撫諸簉室皆有恩助通奉公持家有法處親串有禮李太恭人生二子長琮耀次琨耀即蕉坡也蕉坡生七歲而通奉公卒夫人躬理家政待李太恭人若

兄弟而李亦嚴事之如姑門庭雍睦無間言劉氏家素裕
寡母弱子環伺者意叵測夫人從容肆應摧其機牙家室
以完愛兩子如己出衣食調護晝夜無方而督之讀書不
少姑息聞有名宿必重幣禮聘爲子師兩子自塾歸必攷
其勤惰惰則罰令長跽不與食夫人亦不食與李太恭人
相對泣不語兩子悲悔涕泣請責不應家人環請乃與樸
兩子出入皆以保姆每塾師有所責譴必偵以告則大喜
膳輒加腆以故師亦無不盡誠者而蕉坡遂以弱冠成進
士入詞館歷官清要有聲人皆知爲夫人教也家舊有別
業於山東歷城之濼口蕉坡既官京師而夫人故東人不

習水土故弗就養蕉坡不欲違顏色欲不仕夫人不許迫之出改刑部主事遷員外郎中授監察御史夫人居山東部分家事內外井井性嚴明臧獲無敢欺而御下有恩人樂盡力故蕉坡官京師十餘年而家益治而夫人之心力亦殫矣疾既篤猶日望蕉坡遷官祕不令知丁已春疾革思子甚顧猶戒家人勿言比蕉坡知之而已不起矣聞夫人葛儫饒智略軼事多可紀者以非大節所在故不著蕉坡之奔喪也沂方奉先太恭人諱里居迨服闋至都未逾月而蕉坡之訃至臨歿諄諄以夫人行狀銘屬王君及沂沂廢學久名位又不足為輕重而蕉坡惓惓如此嗚呼沂

亦受母敎以至今日者也其忍不銘銘曰

古亦有言父嚴母慈鑠哉夫人母而嚴師存亡一綫妥忍鞭笞投箸操箠中情愈悲卒底於成天實相之有子嶽嶽柏臺之儀下報夫子庶無媿詞我文其幽女士鑒茲

祭張子佩文

疇昔之辰朝曦射牀子來麥門笑言琅琅余方作書子睨於旁別來三日聞子奄逝驚摧詫歎謂無此事子之文章不屑一世取材兩漢下逮韓蘇偃其麾幢容貌若愚寥寥短幅中有道腴鄉舉同升後先釋褐京華文讌旬月開作談議羣譁君意落落自我識君歲十四朞心親迹疏晚乃相知借書錄副評文索疵我昨語君文已鮮儷名山可藏君笑曰未予猶我知文豈其至斯言雖戲見君篤誠士俗浮薄茍以取名眾觀未愜自視已盈如子虛懷吾見其進假以歲年不朽其信下壽未臻天胡此靳君官曹司賓勞

且賢九載得秩五年不遷謂有命數匪己司權退而從事
寂寞之道衆所不爭宜可長保今也則亡孰問蒼昊我窮
於世逾二十年君曙就之達人與天扰壈以終物理固然
惟我深友十喪五六存者遙遙會合難卜今又奪君能堪
此酷昔嘗命我序君之文慚負諾責俯仰一旬今雖有言
君豈余聞嗚呼尙饗

書潘四農先生詩册後

潤臣閣讀之師潘先生也年三十餘且爲京朝官矣先生亦恬然受之皆不可於今人求之者也近親串中有規其所親愛者使勿與名士游盖指謂潤臣也夫名士之稱昔人謂惟諸葛忠武侯足以當之今乃用爲相警訾之詞甚矣其可怪也憶戊申己酉間與平定張石州交最密一日酒酣睨余曰吾閱人多矣少年中莫若子能以師禮相事乎余請存其實去其名石州頷之又屬物色戚友子弟之佳者余以青陽吳甥應石州則大喜館之家悉以所學相授余每過從値有所講畫得聞所未聞乃未及二年而石

州遽殁死者不可生是吾終負此良友也因讀此册喟古道不可行於今又自咎曩年從義之不勇爲遠愧於潤臣也書以志之至先生學問根柢與潤臣之高義則伯韓諸君言之詳矣戊午十二月

軒丁未入都謁見石州先生先生詢能留京師否軒以家累告先生憮然時軒亦志欲從游而未逮也先生因致書王蓀友先生俾軒從學蓀友先生大喜曰生從吾三年當盡以所學相授軒復因循再誤比庚戌入都決計從先生受業遂出靈石始聞楊君墨林言先生於去冬歸道山矣旅舍一慟深自咎恨因仿閻先生追師黃

南雷故事生平自署張王兩先生弟子不敢負初心也後潤臣殁於武林楊君汀鷺時在大梁亦仿斯例爲位哭之河干追稱弟子又曾川於梅先生死後終身稱弟子許君海秋於潘先生亦然皆未受業者書此以見古人風義庶猶存也已巳人日王軒記

神理殊峻簡而能肆矣此境良未易到拯注

敦夙好齋續集敘

歐陽公謂詩必窮而後工世多疑之謂卷阿崧高諸詩不可謂不工而皆非窮者作也余獨信爲無可疑者蓋余之論窮達與世俗異田舍翁擁妻子完租稅一飽之外淡然無營畢生不知朝市爲何地軒冕珪組爲何物其或憑藉門地安坐而至卿相終其身無天下國家一事之介於其懷而赫赫以生默默以死凡此皆無與窮達之數者也若古之傳人則未有不窮者也堯舜文王周公皆聖人之得位行道者也而有洪水井廩羑里管蔡之厄自孔孟以後士之翹然自異於庸眾而名稱於後世者類皆苦心勞思

終其身無一日之適者比比也郎以歐公言仕仁宗英宗朝官至叅政得韓范富爲僚友曾蘇爲及門宜俯仰無所不慊乃觀公詩文往往私憤竊歎有不能釋於中者其窮豈獨謫夷陵調轉運使時哉余聞潤臣名久及聞其師事潘先生及撫舊家孤女事益心嚮往之顧以潤臣家世鼎貴輒疑沮不即往丁巳再入都於友人所見其詩刻遂不介而見居年餘交益深潤臣之詩深摯樸厚而出以和平凡一切叫囂之音纖仄之態悉埽而空之其於潘先生蓋所謂遺貌取神者也今年讀其未刻稿曰敦夙好齋續集者則進而益工就今所至其必傳於後無疑也潤臣官禁近

十餘年出爲監司世方企羨以爲不可及乃讀其詩而其私憤竊歎不能釋於中者又甚於歐公焉蓋潤臣之遭非人情所堪後人論其世者當自知之無俟余言也潤臣行矣浮大江遥望金陵兵燹之餘多可憑弔者然則潤臣之詩當愈工而窮亦未可量也夫

評潤臣詩最允洽文氣又旁薄益上 拯注

郭靜山墓誌銘

顯榮富厚舉世之所慕也士有高自標置不樂用世者無論已或慕之而無意於必得而一切聽之自然則其得失之數常相半焉若夫自視足以有爲而急欲自見於世材又足以先人其意非世所歆羨以爲不可企之境不屑以自處亦既慕而得之矣而事變之生每出於智計之所不及至是而猶能奮其才力得之於既失之餘而年命之修短又懸於天而莫能以自必此自古聖賢豪傑之士所爲扼腕於命之無可如何者也安邑郭君靜山諱椿壽幼以奇童稱稍長學爲文輙受知於里之耆宿及先後學使者

入商學丁酉以拔萃貢成均癸卯舉山西鄉試第一乙巳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大學士某公時掌院事雅知君累派協辦院事本衙門撰文旋奏辦院事充庶常館提調咸豐四年閏三月　上命詞臣繕錄貞觀政要君充總校糾正數十事既進　御拜蟒袍江紬荷包之　賜都人榮之君熟精宋五子書而其學尤貴實用河渠輿地韜鈐之書皆讀之旁及繪事自諸生以至顯達緇素造請無虛日聲譽日起五年以京察一等授廣東潮州遺缺知府既至粵署雷州府知府平反寃獄甚眾六年補廉州府知府粵西餘匪攻興業擊卻之又攝靈山君知靈山甘令

久於任得士民心虛己任之會當代君以賊日逼不可遽易令而新令持省檄求任事勢不能禁乃親馳至靈山調兵勇擊賊走之時七年春二月也閏五月賊又至君方局試委其事於令復至靈山賊破走捕餘黨殆盡上官以君再解靈山圍檄赴粵西復横永君以勞師襲遠非計而檄已下不可中止乃率兵勇千五百人往速而賊艇聚益多我師不能進退相待數月賊分其眾間道襲靈山陷之君得

旨革職留營効力八年十月以克復功復原官而君自此病矣君長身玉立吐音如洪鐘在稠人中精采四射知君者皆以遠到期之君亦自負才氣謂天下事無不可

爲者而竟止於此命也夫余與君相知久而交不深君同年友姚沇溪員外篤實不妄語人也嘗語余曰親舊中讀書艱苦未有如靜山者癸卯歲五月以力學故嘔血盈盌吾與其筆硯所親見也以是推之君之得途於仕宦必自有其不苟者焉而非若世俗捷徑速化者之爲也君生於嘉慶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卒於咸豐九年某月日子某某

銘曰

知府之官非古太守上隔堂廉下遠黔首法律束躬如在桔杻舊舌見捫舉足被肘英英郭君剖竹未久兵書輿志瞭然心口使竟其施賊豈至今一謀百撓嚴置陸沈漉漉

熱血明明寸心刀筆之吏是酌是斟口碑不泐廉江之濤
我銘其幽來者是欽
起處亦歎薄細按似猶未盡跌宕昭彰中敘述能屈折
如意 拯注